

上清太玄鑑誠論

經名：上清太玄鑑誠論。金侯善淵撰。一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平部。

上清太玄鑑誠論

姑射山神居洞太玄子撰

頌曰

直言至訣貞，何必懼人情。指引清涼路，提携業火坑。不圖君子重，孰怕小兒輕。語默依天理，忠心話普平。

夫大道寂寂無形，寥寥無象，元和混太始之先，玄微稟天地之外，自然虛無，生從有象。象感杳冥之中，法至空寂之理，真氣變真，真精變神，神真合道。道者，一也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之中，（人）最靈最貴，貴在修真。真者，常也。為人日用而不知。知者，至在人之心也。心者，兌中之神是也。神中有真，真本圓明，性從清淨，隨情錯亂，背反正真。不念你生從何來，死歸何去，且過去事休思，未來事莫想，你不明。取現前一着，管交你脫脫灑灑，露露堂堂地，做箇分明底漢。天地不收，鬼神不管，身若太空，性同無侶，在陽而不焦，託陰而不腐，水火不能害，山海無由阻，通天透地，穿金貫石，孤然自在，獨體逍遙，變箇日月光明，便是圓滿法身。如此者，知其實也，未免遷途，終身有悞。全其聖功，可以超生出死。何以故？如銅鐵鑄像，須用範模。若以修仙，須憑師匠，指訣玄機，分明主客、動靜、清濁、昇降、浮沉、三要內外，有無此法者，混而歸一。至在清淨修鍊，莫不向有為中作。得此法妙機，由然有礙。玄微妙法，不可亂說，略而言之，臨危一着，認取規中大小細微，辨正無差，至死終身無礙。若依此法，後付天機。太上曰：見小曰明。又曰：死而不亡謂之壽。平叔曰：毫髮差殊不結丹。又曰：共神仙子細論，你卻莫道，妄言惑衆，隨人生死，悞人性命。若有如此之心，天地不祐，左眼滴膿，右眼滴血，剝身萬段，永墮酆都，世不受生。有一等鈍根淺智，心生不信，競起人我，暗地裏說是說非，知他那裏偷得一兩句迷言謎語，皂黑角裏轉轉地惑人，自己不行勸人清淨，常作畜生行當，喫草見識，酒色財氣不除，慳貪嫉妬不斷。每日家中偎妻抱子，遊言野語，豈能成其正覺。若不真履實踐，豈不誤了前程。

頌曰

嫉妬轉生嗔，邪淫性不仁。朝朝貪利路，日日戀紅塵。猪狗常為伴，狐狸日夜親。色心猶未斷，何幸論天真。

道衆欲要修仙，須憑慷慨，一刀兩段，割愛離親，除情去慾，損念忘機，冰清玉潔，一志無疑，參師訪道，志誠堅修。太上曰：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

。超然者，遠避不居也。又經曰：但凡修道，避靜深山幽玄石洞，絕於雞犬，斷卻是非，一心內覓，無勞外求。是謂諸念不生，萬緣不染，方可做箇出家兒，便是箇無礙底閑人道衆。自古至今，也無一箇偃妻成道，抱子登仙。余今勸你，卻然忿怒，常當發火，卻言列子在家成道時。不曉事漢，列子是大聖人，也在家為隱士，你莫待也做箇隱士去也。

頌曰

說者飛龍前，行之跛蹙後。修仙果未成，作業功先就。貪淫似野禽，好色過山獸。當作畜生心，勿思天地祐。

當本之日，燒香發願，求師訪道也。人言人語說得來，覓縫不着，元來口頭不似心頭。便教我與他說開妙道，鑿破天機。我也喚則是箇人養底漢，卻元來是箇衆生，如今稍悟得些小法度，便早滑頭捏怪，把他人便着詩詞嘲撥，心生狡行，意作不仁，多能己勝，自立門風。道衆世中有這般賢士，怎不教人冷笑。更每日間瞞天昧地，背義負心，恩返生怨，自誇頓悟，道我心開，罵師呵祖，並無罪過。休道無罪過，你且試觸着，這管交你大人廳下，看打你那驢孔也。無不道人之性命，皆因大道所運，暗察人之善惡。經云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你見今世好醜、富貴、貧賤，所因前世修種到來。你早道了達天機，卻道諸事無礙，有日天罰，教你耳聾眼瞎癱瘓，似恁地如何轉變，怎生體用。全無功行，便早要做神仙，卻怕你不肯，違天負地，暗地不仁，貪色好討，破戒犯願。似恁地作業造罪，有日天開跟折，罰你那死屍管下稍，懊無盡期。我為你授了這業積累觀子滿，後教你那畫眉蟲、養箇人身獸面底怪物，卻教人擎口笑時着慚麼脰。更不敢論道說修行，怕你不信時，久後交人識看著。

頌曰

學道無剛烈，空將巧論舌。常存意馬顛，每使心猿劣。暗地色情魔，人前誇淨潔。虧心業報深，有日天公折。

道衆，此等衆生，求真有殺師害父之心，背道有淫親污戚之意。何以故？求真問道得法，返生冤報，恩不掛懷，怨常在念，豈不是殺師害父之邪。既然學道，貪愛不斷，色心不除，常作猪狗見識，牛驢行當，豈不是淫親污戚之意。佛言一切男兒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似恁這般作為，更望做好人，每日家由更翫弄我，你待惱我，我更不惱，何為不惱？愚輩似糞土之為，若無糞土，草木不生。若無愚輩，賢人不發。被一等衆生廝惱廝害，說是說非，更早自誇伶俐，是則你也伶俐，會得些小法也。能馳騁偷得一兩句言語，便使滅門斷頭，可知道恩生於害。

頌曰

布惠恩生害，慈悲返作冤。朝朝迷酒色，日日戀腥膻。又取他人火，不除

自己煙。勸君休狡佞，照鑑有青天。

更有得法一等，纔時得法，未能解悟、卻早到付囑我如此天機，不可亂傳與人，及至背我，他早別立門風，毀謗先賢。可知道教成一箇，不如拾殺一箇，似這般沒前程行當，豈不是打地獄底朴子。未能修行學道，早先作業造罪，更兼賣道為生，積法求食，茶來茶言，酒來酒語，兩兩三三，一攢一簇，更說是說非，道人長短，卻不自斟酌，那死人身軀，到哩哩去擲地，動不動變了猴猴臉。道罷了，卻沒一事，似恁麼不乾重，更由自要作神仙。難得你八風吹不動，待不語來，和我一場慙悶。似恁麼顛之倒怪，狂心不除，色心不斷，真似沒翅翎底蜜蜂兒，一甜來，兩甜去，被他糊倒腳手，整理不得，平地上喫一交，沒奈何推道命不中役轉利漢。豈不聞古人言云：萬事不干天與地，自家求死不求生。及至勸着言道神仙，皆是宿緣，自己無福，卻不道人人有分，箇箇圓明。經云：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有欲無欲，皆是人之心也。是謂同出而異名。異者，各異也。何以故？常以無欲靜心，明開天眼，認取靈虛妙覺，神室光明，孤然獨體，物外飄飄，化箇瑩目天仙，便是人人有分，箇箇圓明。道衆，我與你做箇修仙的公案，勿生不信，子細推尋。今生不了，莫望來生。來則也來裏，知他誰家槽頭尾廝溷去邪。不道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，怕你不信時，沒人處託手，心頭子細思量去。

頌曰

口辯說其功，常居酒色叢。未能通聖教，自己立門風。性染紅塵裏，身居火院中。臨危一念錯，永劫墮沉空。

道衆，然有幾箇修行，離親割愛底，每日家由一似浪驢，不着灘蹟，巡庵廡哄，鬥費合舌，七顛八倒，放軋九百，爭人爭我地。及至問着，不言不語，詐作好人，又全不說一事，空贏得箇名字，大爭眼底，雙撞天地也不見。更早說本來面目，不道你本來面目，是箇甚的物，是瞎畜生。你眼前放箇出路處，不肯尋覓，卻捏怪惑人。身則出家，心常在念，向有人處做身做分，及至沒人處，暗地裏卻打長出氣。似恁麼不剛志，無決斷，一似打泥母猪，拖泥帶水，不濟不溜，唵唵啗啗，豈不虛受了十方施主供養，不道你下稍，着甚填還他。你則有一法，拽犁口馱，便是你來生因果。及至罵着，卻道一子出家，諸天送供。道衆，似這般心學道，一似畫底似，不識羞耻。由自更賣弄，卻道修行，也無言無說，是那箇邪畜生說與你來。沒轉利漢，你當年之日出家時，勾幹箇甚麼事來。卻不道你性命如何也，便早信人之言。既道無言無說時，這《大藏經》盡是誑人邪教。太上曰：吾得真道，非為自然，學而得之。呂公曰：不因師指，此事難知。既道無言無授，上古聖人亦是謾語。又說我清淨無為，便是修行。樂然曰：清淨無為，兩車糞土。你既道不是糞土時，你渾身上下盡是

一堆臭穢蛆食。古頌云：上邊竅，有眇相，中間竅，有涕唾，下間竅，有屎尿。精津血肉，筋骨皮毛，屎尿豈不是穢物蛆食。卻不道修行要真清真淨。真清者，太玄高渺，寂湛無形。真淨者，明通法眼，棄假還真，認取本來一點神珠，換釋凡胎，棄除濁骨，體若虛空，性同日月，名為清淨，一切穢物並不能污染。若論無為，你守那箇無為，每日一似秕穀堆。今澄身打坐，怒鬚臉腮，把積古千年閑事盡都思量起來，心上鬧嘈嘈地，更由自說無為。你及至十二時中，般柴運水，着衣喫飯，行居坐臥，百端動用，怎得無為。又被大小二便蹙你着，又卻早往糞堆頭走。卻不道這無為，要認取孤然靈覺，物外天真，明如赫日，光似秋蟾，射乾坤皎然無物，照天地瑩淨無塵。若達此教，方可是箇清靜無為。不知聖人正義，卻學乖慵懶惰，一似分界埃子，牽不向前，推不向後。沒轉利漢，不知好弱，不辯邪真，我想算上天，也無這般不伶俐底神仙。

頌曰

真寶又何曾，虛脾鬥葛藤。自知巢鷄，豈見海鯨鵬。行短誇機巧，功虧術已能。不因多諂詐，惡業萬重增。

更有一等不近道理底，庵舍中一似獨活草也。無箇來往，見每日家閉門塞戶，見箇送道糧人來，腳手輕便，荒忙迎接，一似猴猿掣得，更由敢對上真無禮。告十方聰明伶俐君子，待後來見這般不曉事漢，後腳踏翻地，着裂鼻木紐起驢脣灌些稀屎，然後着尿衝，與此輩衆生不通正理，觸污上真。

頌曰

蒼生謾一群，逐浪入泥津。挫弱玄元主，葷非太上尊。不明真正教，自昧入邪門。死受無間苦，剛鋒萬劍身。

道衆，不是我不慈悲，為你不仁，和我忿外，為你畜生見識，和我待作衆生行當。余今直勸免你後憂，苦口是良藥，逆耳作忠言。何以故？善言不美，美言不善。直善者獲天堂之福，至惡者遭地獄之殃。罪業分明，至在人為，學道抹捷，一刀兩段，斬丁截鐵，迴心省悟，做箇逍遙自在閑人去。念生死事大，直饒兒女成群，金銀滿庫，到頭終是一場落空。這性命之珍，財帛也買不得。這生死，兒女也替不得。如人上坡，各自努力，至誠謹慎，勿生不信之心，積功累行，訣正除邪，鍊神合道，道契神真，至玄至妙，至清至微，盡其功焉。是謂修行學仙之要也。

頌曰

極目見兒孫，金銀滿庫中。一朝生死到，兩事總歸空。聞早尋真路，搜開慧目通。神光輝日燦，飛上太靈宮。

又頌曰

盡在玄元祖，都歸太上宗。頭頭皆受命，物物總相通。包廓乾元象，含容

大始中。欲窮知古蒂，認取五明宮。

上清太玄鑑誠論竟